

青年与文艺



NG-1-
055
7



本書已依出版法第八條第一項之規定，呈請
內政部、中宣部、地方主管官署、國立圖書館、立
法機關等，各一份備查。

學 習 何 畏 刻

此 目 錄

學習（本刊）

青年與文化

深 油

山歌元氣風刺批評

小 傳

公民課

訪 友

詩 之

路 之

編後記

何 震

方 震

郭 震

郭 震

拓 震

張 震

丁 凡

著

沈 爾 立

雨 次

編 者

自力畫刊之二

「青年與文化」

編印者：星野文化社

發行者：星野文化社

通訊處：浙江東陽西門外
施高西書局轉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八月一日出版

基本定價：國幣一元五角（郵費）



3 1773 9799 3





青年與文藝

力耕

——試對青年文藝作一檢討

再近來一般青年因體學習興趣的調查中，我們看出至少有一半以上的青年是愛好文藝的。因為既有文藝，才最具體地暴露了現實，使我們瞭解目前的青年是怎樣的。一個時代，同時在血淋淋的現實生活感受中，我們也最迫切地需要着文藝來呼喚出我們的声音。

照理，在這種情形之下，青年文藝一定是十分蓬勃而有声有色的。但是目前我們所看到的听到的，還是那樣的貧乏無力，除了在各地青年刊物裡零之落之的表現了一些以外，我們還沒有滙集起來。而當前的進步力量配合，却反而在沉寂散漫下去。這在顯不出我們對現實的認識還不夠，我們的意識還待改造，並且我們對文學理論及技巧的修養還太欠缺。

我們要挽救這當前的表類情形，是非要徹底自我檢討一下不可了！

先來從意識檢討起，無庸諱言，我們之中的絕大多數都出身于小資產階級，這種階級意識反映到行動上，就是個人主義。

但這個人主義並不是單純的以一個類型出現，它有着各種各樣的外衣，有的成了英雄主義，有的則是等待主義，有的……

首先，我們要克服英雄主義的傾向。要知道脫離了群眾，就無英雄用武之地。但是有許多文藝青年自視太高了，沒有與人合作的誠意，也沒有接受批判的雅量，不是各行其是，就是脫離神羣。因此一般文藝團體都有脆弱的缺點，很少能有橫的團結的。

其次我們還看到一種文藝青年，他們自願自足，無事學習者，他們以為現在環境太

愚劣了，什麼都幹不好，但相信光明是一定來臨的。他們預備等待到那時再來轟轟烈烈的幹一下。然而他們沒有想到當大家都等待的時候，光明怎樣亮空而罷。

此外我們可以看到一種「速成派」(請容許我這樣稱呼這名名詞)這類青年又表現為兩種傾向。一是迷迷于家藏的骸骨，一是沉溺于西洋的遺物，他們經不起現實的改裝，不特不救正既現實，反而在避開現實，巧妙地戴了接受遺產的帽子，把自己歸到鬼的世界裡去。結果接受的遺產，反不是已經死亡了的文言，及純歐化的字句，與一些古來思想嗎？我們寧願承認這是反譯地接受，而且在目前我們所急需要接受的，是富有現實性的民間文苑與新現實主義的文學遺產。

上述這三種個人主義的傾向，比較得習見，但却又容易使人不覺，是我們所最需要加以警惕與糾正的。

然而意識的改造，並不是僅僅反省者所能成功的。此外我們一方面要對新哲學及社會科學有深入的研究，一方面更需要以生活實踐來把理論作一檢証，由此將必然能漸次的改造了意識，建立起正確的世界觀，對現實也才有正確的認識。

這雖然是一段老話，但要做起來却不是容易的。最困難的一點，就在「生活實踐」中，要使生活實踐有豐富的內容，就非要把生活到人民群中，向人民學習，為人民服務不可。但是怎樣向人民學習，怎樣向人民生活在一起呢？這就值得我們反省而檢討了。

我們這一群文藝青年可以說絕大多數已知道向人民學習，但還是生活在人民大眾之「上」的。

要糾正這種理論與實踐的矛盾，第一步我們要理解人民曾經有一種說法，認為中國舊有的劣根性是一「私惠」，而這種劣根性，往往把它套在人民大眾的頭上，這真是一種可耻的侮辱。其實唯有人民才在大至則，至公無私，判斷分明的。

單就文藝看，人民的創作天才，也遠超越的。舉例來說，在我故鄉流行着一支民歌，「摩登摩到底，頭發又別半頭皮，摩登長衫，三尺裡，(說衣袖的短)牛頭回橋皮縫裡，(說褲子

的短衣，長袖，洋鞋，大破鞋，高脚皮鞋，沒有底，走到晚床裡沒有被，早起走來沒有米，走到厨毛，那個茶店裡，嘩嘩，吹牛皮。——這種態度的諷刺，而不富有形象性的文藝作品，是我們一般搞文藝的所能寫得出的。

當然我們愛人民，無需要他們的爛瘡疤，但我們應該知道人民的力量是偉大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唯有和人民生活在一起，向人民學習，才能批評人民，教育人民。

理解了這些，那末要進一步去服務人民，而且儘可能地利用各種機會和人民親近。記得抗戰時我在某一個鄉村小學裡當教員，偶然問了一個小醫院目的原不過在醫學生們的小病痛，一天，一位老農婦來表示她的感謝，說我們精心醫治她孫兒的毛病。——這是一種多麼深摯的愛啊！目前想來，我還沒有好之地為人民服務了！——由此可見當你誠意為人民服務，並由他們親近時，你將得到些窮深廣的友誼……

我們不必要求太高，不妨盡力去接近人民，為他們服務。如這一切都准做到，則不妨設法間接的服務人民，並使人們覺醒去服務于人民，漸之地寬服自己的优越感，投入人民的懷抱，那末我們對文藝寫作才能真正配合人民的需要，呼籲出人民的声音，即使我們寫的是「自己的」，至少將不會脫離人民本位了。

我們搞文藝而談意識改造，而生活實踐，似乎萬難太遠，但却必要的本質的，唯有理論認識，才能指導生活實踐，（自然從生活實踐也推得出正確的理论，不過這在一概知識青年中是少有的）在生活實踐中才真正改造了意識，而用這種經過脫胎換骨後的思想意識去寫這文藝作品，才是真正健全的。

但是我們可以像辛克萊一樣說一切文藝是宣傳嗎？這如引來作爲「正確」的宣傳，錯誤觀念還說得過去，但如若過份強調了文藝的宣傳性而思想性，那末我們和「抗戰」論文混同了嗎？所以我們也不能忽視寫作技巧，內容固然決定形式，但形式也有反付技巧，也將不能適恰的通過形式把內容表現出來。

我們在一概青年的文藝習作中看出，除了間有內容的歪曲虛虛之外，在表現技巧方

面，最普遍的毛病是語言文字的貧乏，其實沒有一個作家不嘆語言文字貧乏的，不過我們還是應該努力吸收字彙，日新使它豐富起來，但吸收字彙僅憑多讀書多翻字典是不夠的，主要的還在於多讀的，在實生活中感受，尤其是人民羣中感受，但也不走生吞活剝的歧途，我們還得加以整理鍊煉，所謂寫作的大眾化通俗化，不是插入些方言所能成功的，我們的要求是一種更加普遍簡練的口語。

其餘習見的毛病則是缺乏形象性，這就因為沒有理解文藝是具形象性的具體表現，出主觀來的，他們在小說中插入作者的論斷，加以不必要的註解，充滿抽象的描寫……這或者因對題材尚沒有十分熟悉，但多半應由於缺乏描寫修養，沒有注意描寫對象的直接暴露，如寫這人物，能從語言行動上來表現性格，那就豐富有形象性……

此外語法結構等各方面毛病自然也有，但這不是本文所能討論得了的，要克服這種之缺點，除了充實生活學習寫作理論之外，我們應該接受古人所謂「多讀」(接受遺產)多讀(加強寫作實踐)多商量(每友朋討論，請人指教)「這一種指亦」至於「與型」的對造等，絕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似乎還不必對一般文藝青年苛求吧。

總之我們從事文藝工作，不但要思想進步，更要技巧的熟練，不但要充實生活向人民學習而且要服務於人民，不但要學習寫作的理論，接受優秀的文學遺產，而且要大量的寫作，大量的討論。

為了近來實際生活工作上的感受，我不自量力的把我們這一群文藝青年的自身來作一個粗略的檢討，這些毛病我自己可以說都曾經犯過，而且現在還是不免的，所以本文最大目的，還是在於批判了我自己，並鞭撻我自己，來糾正這些錯誤的，當然更希望朋友們給我以寶貴的指示，在我們共負共勉之下團結起來，担負起時代的賦予，我們文藝青年的使命。

漂泊

卞之琳



幾年來，我生活在這平靜的小圈子裡，過着不亢不活的的日子，像一隻被困在籠裡的小鳥，對於外邊那广阔遼闊的世界，我只能從窗縫裡向它睇一睇，沒有自由飛翔的才運。

但是我不是個向愛靜的人，這靜上得像死水似的生活，它所給與我的只是些厭惡，我出賣了青春，出賣了血汗，滿希望能以比較得有意義的生活，但是實際上我所得到的只是些責罵，羞辱，和那些像鬼一樣的冷臉，因此，熱愛漂泊的念頭又從冰冷的心裡萌生起來，一次又一次地激動着我。

過去，當我失業的時候，也有時想過浪漫式的漂泊生活的念頭，那時我還很年青，腦海裡正多着美麗的幻想，和天真的自信，我希望能以漂泊為滿足我所需要的一切，剛要出發的時候，總接到一個遠房親友的信，他說：『已替你找到了一個職業，希望好好地去做去，並將來一定能因此發財。』這樣我就棄了漂

泊的念頭，就到這『能發財』的地方來工作。長之的六七年，就在忍受責罵，羞辱，看冷臉的情況下過去了。『去做』是幹，是在努力地做着的，但是所做的又是什麼呢？幾年我曾仔細地分析和研究過，為我知道我所做的，竟是替人賺錢的工作時，想着這『發財』幾乎是空談，『去學』？天哪！叫我去學什麼呢？難道也去學他們那欺騙和剝削的一套嗎？至於『發財』，那更不是我所想達到的目的，因為我知道生命的獲得，並不是用表演和欺騙的，而且我那未死的良心，也不允許我踏在窮人身上享樂，生命是寶貴的，我應該用這寶貴的生命，去做些有意義的事。

正當我在苦悶，在彷徨的時候，漂泊的念頭給了我一個有力的鼓勵，去漂泊吧！漂泊到那有自由，沒有壓迫，剝削，欺騙和剝削的地方去，我這樣想，並且這樣決定了，因為我是人，我必須要活得像『人』，『人』的權利，不被壓迫，剝削，殘害和欺騙，『滿自己的』，我也應該有這有意義的生活的權利，『而』在這『鬼地方』呵！『他們』又那裡把我們當作人，不過是如象和牛馬而已，因此，我要漂泊過去，漂泊到那不要遠的遠方。



也談「批評」

——兼致曹永輝兄

5/2/46

「自力」

讀刊第一輯，發表了一篇「雜文二題」，第一題走「鴿子」，關於「鴿子」的自由主義，結論是「牠們輸結果……到後來黑夜里伸出一隻暴力的手……孤寒紅鏡還走清燦，悉听尊便」，雖然這隻「黑夜里」的「暴力的手」伸出來，得有些突兀，這還不過是詞意的朦朧，沒有交代得明白，但對於第二題「兇罵諷刺批評」却有許多未盡同意之處，或者也僅是走勢的粗陋膚淺，不能進探深奧，為了要「尋出一個水落石出」，「尋出一個最後的真理」，也想了「破些工夫」，藉此討論一下。

首先，永輝兄指出：

「八類攻毒對方的方法，野蠻的是打，文雅的却有兇罵諷刺批評……等等，然而作用是相等的，有時候往往還需要相輔為用」，很明顯的，這里的所謂「相等」的「作用」和「相輔為用」共目的都在于「攻毒對方」，但「攻毒對方」這四個字，並不該是統統的泛指，而是應該深究出名是怎樣地「攻毒」了「對方」，和「攻毒」了什麼樣的「對方」，在某一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攻毒對方」——無論打，或是兇罵諷刺……——是無理的「野蠻」的行動，在另外一個意義上，也許相反，而永輝兄只此輕淡

而不敢統統地一筆帶過，未免有點混亂，而其更混亂的，是將「批評」也和「兇罵諷刺」歸為一類，是這「批評」也變成了一「攻毒對方」的「方法」之一了，（假如註許供先生知道，一定更要大嘆其「批評的混亂」）但是這並勿說也「荒謬」先從「兇罵」入手。——「兇」不是打毒，只是發怒，「諷刺」則去開門，到「兇」罵「阿Q」式的精神勝利，「兇」罵「鄉下婦女」等起來，刀鋒所碰板「式」的「兇」都是「兇」之「兇」，也沒用也。但如果是對於黑暗勢力底凶殘史密的詛咒，那是一種極端的憤怒與憤恨

所產生的足以激起反抗的熱情的話兒，我們却也說是一亦沒用心，一寫手，然而永輝兄沒

得丁，人三昧一以地寫出了種之，罵之的形式，在他雖然未置可否，照詞意却是否定居多，他長以嘲諷的姿態出現的，「我不敢欺心他對蘭相如的，以罵起家」裏的「猶有羨意」哩，但其實也未必都如他所引是「相罵無好口」的，魯迅先生就曾提到「假如指着一个人，說道：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走設罵，倘使她實在是做賣笑生涯的，就並不是漫罵，倒是說了真笑……漫罵固然寬屈了許多好人，但含含糊糊的撲滅了漫罵，却包庇了一切壞種」，足見「謾罵」對於某些「壞種」也還是沒有其功用的，然而永輝兄也並沒有提到！

至于「諷刺」照永輝兄的解釋，該說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的「一種指斥」惡劣的方法」，「是永輝兄「中國一代天棗」大忌想，魯迅先生也稱做是「一條」的大諷刺家，「那就無異」這警告訴人，所謂魯迅先生「其實是一個「傑出的」「指桑罵槐」的大家」，「于是魯迅先生一身的和「勢力作珠死鬥的戰績，在「永輝兄的筆調之下，都成了「不過是一種「傑出的」「指桑罵槐」而已了！其六所謂「諷刺」是這樣「一個作者用了精確的或者簡直有些誇張的筆調，但自然是藝術地「寫出一群或一面的真實來，這種寫的一群人就如這作品為「諷刺」，「魯迅語，沿用永輝兄所引，「但這里要注意的是，這種作品為

「諷刺」的，是被寫出一「實」的這一群，而在作「未必就是「諷刺」，或是「諷刺」而已的，這在「品雖然是一連串諷刺的「笑，而在作者，却是有着強烈的憂憤和憤怒，和經歷着生肉的血肉人生的搏鬥，「然，如只以「刺」人為快，「自又當別論，所以「諷刺的本意原是善的」這「一理」，在此，就在當更進一步了，然而，永輝兄對於這「僅之只了解了一半，便連「罵下了一些混亂自己因而也混亂別人思維的文字，却還武斷地下了結論，他以為「思是「打」太「野蠻」，「荒」「亦無用」，「相罵是「好口」，至于「諷刺」，且「本意原是善的」，但「諷刺」該說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的一種指桑罵槐的方法，所以也以為「代替這些」

「罵亂刺」的「只有批評」

「批評是客觀的忠實的
分析，沒有忌諱，更不必博考，有
不對的地方逐條逐項提出來，不
詳細說出來，假如被批評者認
為不當，當然也可以被出反批
評來，互相研討，尋出一個水落
石出，尋出一個最後的真理！
沒有故意用事，也要露臉紅心
虛，坦白的認錯，尋求的改進！
我完全同意，在這件罵亂刺，說
刺風氣流行的「可惡的」
時代」里，這罵亂刺都失去
了效用，倒反而「只有批評」
可以使「時代的更趨」更趨
「可喜」實在願了極願，而且
如果被罵，被說，被刺者也有
誠心來「研討」，「尋出」
真理！「坦白的認錯」，「勇
敢的改進」這「時代」不
早就「可喜可羨」了麼，那左
永輝君的這結論又未免提
出得太早了吧！！

所以，在此，我原意是
在這「時代」里，對於「落水
狗」是一「打」，「打」了「落水
狗」在「打」的時候，「亂刺」
以前不「打」，「打」了「亂刺」
對一切「打」的「亂刺」
對一切「打」的「亂刺」
是「揭開他們的面幕，毫不容
私地使他們真相逼露的」
「亂刺」而對於忠實的朋友
「也惟有對於忠實的朋友
才是「批評」

廿七、六、十五

（編者按）我們在「海」
（本叢刊之一）裡發表
了一篇曾永輝君的「雜
文二題」以後，不久，即接
到「附君寄來這一篇文章
字，對曾君雜文的第二題
有所批評補充，現依照作
者來信，把原文一字不易
的刊載如上，一面並已徵
得永輝君的同意，我們相
信「附君對於朋友的忠

實「批評」，一定能獲得
永輝君的諒解，而且將引
致讀者的敬啟學習，提出
更多的意見來，使本叢刊
的內容在共同探討中而
日益進步，再希望「附君
附君此文時，並請把永輝
君的「雜文二題」找來
對讀一下。

編後記

由於朋
友們的協助

而鼓勵，這一本小書終於在
暑假中出版了，且份量上已
比「海」有了增加，可是因
為天氣炎熱，印數又少，紙張
起了麻點，紙紋，有少數印得
比較模糊，不得不表示歉意。
至於本書的內容，而編
排，雖曾作過相當的努力，但
絕不敢就此自滿，期待着嚴
正的指斥而批評，以作為改
進的準繩。（編者）



小佩

拓荒

每当见到天真烂漫的孩子们在快乐地玩耍的时候，便会使我忆起那个不幸的女孩——小佩。暮

去年酷热的暑期里，下君接充我故乡中心小学的校长，我的两位挚友也在这时候到该校执教，所以我回到校中去玩。那时光令我注意的是未满八岁的小佩，——下校长的小鬼——黝黑的皮膚，是一张惹人愛憐的蘋果臉兒，短小的黑髮，肥胖的身子……在她的臉上找不到笑容，在她的身上找不到一般孩子們的靈活地，只是羞縮地，屈強地閃着仇視的眼光。我眼見這幼小的孩子便得像成人一般的操作，抹桌掃地，洗滌洗衣服……一不安心，父母的打罵就來了。雖然我們都為此不平，但有什麼辦法呢？起碼的慰問也會引起懷疑，再看那四歲的英子——小佩的弟弟——却是終日沉浸在父母的怀抱裡享受過份的寵愛，一同是自己的子女，為什麼待遇會這樣的差別呢？這疑問老是盤旋在我的腦際，不能決去。

到了初秋一夕傍晚，知了高唱着哀怨的樂歌，烈日的餘威漸漸涼風掃去，小河中汨汨的水流，亮堂堂的，沙沙的秋虫聲，合成了一曲美单纯的交响曲，我独自靜坐河畔，忽然神往，這時中年的女校工朱光梅，小佩也拿着一條毛巾來洗臉，着又不期然的把目光投到了這孩子的身上，「為什麼佩兒的爸媽這樣的虐待她呢？她知道嗎？」我輕聲地問着女校工，她謹慎地向四面望了望，沒有別人才低聲地說：「真是真令人不信，原因是這樣的，在小佩出生不久，她的爸爸去請了一個騙子來給他算命，說可惡的騙子真是小佩的冤家，竟全說了這空話，是成成的十獸八字，在壞家時取壞家在大家時欺人家……」從此小佩就沒有母愛的日子，過了，她父母做事不順利，也認為是小佩的緣故……「看着消失在门口的少男，呆住了，我的眼眶潤濕了，這時先被騙的怪事，還會存在，在漫過高才教育的教育工作者的觀念中，「騙子騙人命」的結果不

如鑿穿了古今。這珠們的幸福我的心像夕陽祥的沉了下去。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涼天的秋天末了不久，初冬又降臨了。向野山的一切呈現着荒涼與寂寞。小佩且份的操勞，與帶着指甲破裂的一條一條的小痕，那神初見時的憔悴同情的神情，並沒因時光的逝去而沖淡，反而有增無已。

雖然她也在一年級求學，但難得上完前課，祇要她的母心在門口呼喚一聲，她立刻地便亂喊似地跑出去，遲疑地眼看着足尖，頭然是萬分委屈的樣子，這樣看來，她當是爾十分懦弱的孩子了，誰知不然，她雖然忍受着父母無理虐待，可是在她的小心靈中，却戰戰兢兢地抗拒着火燭，她唯得喚一聲媽，或一聲爸，在打任罵也從不肯討一聲饒，或流一點淚，她是那麼倔強而又忍耐地與惡劣的環境相周旋着。

物物無限制的狂漲，杖中的經費又過無期限的拖欠着，生活的困難使下校長下了把小佩送給人家做女兒的決心，也再三的宣傳着，「只要身家清白，無論貧富都願棄條件送給一熱心的同事，又因為曾經友人托她留意領一女，孩以購被棄一面也想把這可憐的

孩子拯救出不幸的家庭，於是高馬信給那在杭州車站服務的親友，告訴他小佩的一切，沒几天回信來了，字句中表示非常高興，並詢問校長有沒有什麼條件，校長因有又君的介紹，便很放心的決定了，祇等待他送日來領一個天真無邪的小孩，將水鳥生身父母的膝下，而到一個陌生的環境中去生活，這是多麼可憐的一回事，但一想到几月來的情景，每個認識她的人們都在為這小孩祝禱着。

十二月的北風無情的吹襲，微弱的陽光溫暖不了失意者的心，我和X君自暴自棄所出來，在中二路上走着，忽然我發現小佩正被一了陌生的影着自由帽的矮小的男子攙着，站在人行道上，X君前去和那男子談話了，她見了我，祇是呆呆的傻望着，這情況映入了我的眼中，比什麼還覺得難受，我不忍再對她看了，暗自迷也似的溜出了她的視線，她的父母把她物品樣的交給陌生人時，不知感到怎樣，她在身前對她毫無情感的雙親時，不知是你着如何的心情，她以後的日子是否便能幸福呢……」一連串的問題開始湧在我的胸腹。

一月後，我受訓場去，兩友告訴我小佩

在杭州因為常把孝母放在書中的糖果私自
 取食，所以不得安心，雖然養父相當愛她，但終
 不住養母的提撥，也很難保持他的初衷了……
 又若又對我說：「小佩對於養母仍不肯
 喚媽，與人問她：『為了什麼？』她的回答是：『
 不待我好麼？不喚我親生的媽，也不高興叫哩！
 別說她是假的了，且我養父地呼着，那小可憐
 而又無知的孩子，又在背面前向我望望了。』

几天後的一個中午，我吓得下床，裹着
 襖衣的凍冰的口中說着：「……母吧，寫信去
 叫他們送她回來吧，我絕不食多了一個孩子，
 ……」旁邊未着的太太，也深地嘆了口
 氣，眼中閃着雨茫的淚光。

為了工作，我不再顧子故物，在仲春的字
 前，我請假回去了，一次，雖然逼着了短促的
 兩天，但天卻所我實為意過的連放，還是抽空
 去了一趟，想不到金堂這這意念中的孩子，我
 好像竟到了失去的舊夢，目不轉睛的注視着
 在兒童群中玩着的背影，這第一次在她身上
 發現的灵活的姿態是多麼可愛啊！王先生告
 訴我：「一月前由她的着父伴送到C城的航
 船上，就她獨自回來的，剛來的時候，簡直弄得
 不像樣子，又是驚，又是瘦弱，據她自己說，
 連飯也不給她吃呢！」我一時竟感天集說

不出一句話來，一會兒她轉過頭來，看了我
 好像很難為情似地跑了過來，低着頭，
 地喚我「X先生」，我感動極了，輕地
 着她的頭髮，喚起，來沒有過去這步更會
 激動的，我，很想把她緊緊地抱在懷中，
 問她在那裡三月中詳情，但一舉實可
 狀的，感覺使我神住了本應的，情願以現
 代替了一塊。

「願她永享着英騰子的榮光中，重
 到的父母的溫愛，更願普天下的孩子，不
 遭受像小佩樣的可憐的命運。」每每見到
 天真活潑的孩子們，在快樂地玩耍的時候，
 我總是這樣誠意的祈祝着。

(上接廿四頁) 傍晚，少許，把小娃
 一一把，叫着地哭了，又抱住了嘴，好
 才在眼前，下了一眼淚珠，放下她，
 然地死了，人坐在很遠的地方，却听到
 花的哭聲，像一隻猴，在深夜裡嗚叫。
 過了幾日，娃也死了，頭七那天，
 叫銀花去哭兩聲，但是銀花不見了，人家不
 知道她到什麼地方去。

公民課

公民



王老師第
一天上高小二

年級的公民課
時首先使對學
生們說：「各位
小朋友，你們已
知道我國是世
界文明古國之

一、我們的民族
文化是世界上最
最優秀和最商
業的，我們為政
們保有這種文
化所以，家都
稱我們為文明
古國。」

他聽畢得意地對學生們
笑了，笑了，口裏，接着又說：「
呵，同時你們還是孔孟之拜呢！

學生們聽了，地生着，似乎
是很順心的樣子，有時想笑，但
又沒有笑出聲來，這如美說，是
他的專心，不如說是他們對他

那說話時的滑稽樣子覺得
好玩吧了。

王老師說了這話，一大
套，看着學生們很用心，於是
他越感到高興了，接着他又
而比先前更响的聲調說，並
時地把他們的樣子，做得更端
莊：

「凡是我們的國民（
公民），首先便應知道謙恭
忍讓，也就是要懂得孔孟廉
恥，從前有偉聖人曾經說過，
「孔孟廉恥，國之四維，四維
不張，國乃滅亡。」由此你們
便看到孔孟對於國家多麼
重要呀，為什麼我們校務處
的門頭上，要特地掛着這四
個字呢？我想不說你們也是
知道的。」

「哦，是呀，老師，我知道，
孔孟廉恥，是修身處事的
格，所以，一個學生笑着說，
「什麼，……」王老師
听了這話，覺得有些驚訝了，

「保證話不大對，叫着或再
詳細地解釋，孔！是禮貌，
恭的態度，義！是正當身
的行爲，廉！是清淨明白，
恥！是切切真真的覺
悟，明白嗎？」

當第二次上課時，王老
師喊起了一個同學來問道
「什麼叫孔孟廉恥？」
全班同學都默然着，被問者
亦同樣靜靜地，而且恭敬地
站立着，既不說，也不說不
懂，王老師以為他是不敢
答，於是，他指着這學生，隨
的一，叫着「……」第一
個站起來了，但他像着必
必敬地站着，沒有回答，王老
師覺得有些奇怪，接着又叫
着「……」第二個，可又
形都和第一第二個完全一
樣，看着這情形，他真有吃驚
了，要想發問，又不覺不
因為他是新進才來的，還不

「……」

「……」

「……」

知道學生的行為和程度，過了片刻，他聽得打撲混然，以為帶點申斥地說：「怎麼這模樣，簡單的問題都回答不出，難道你們下課後不溫習嗎？」

他說了後，全課三十分鐘，靜寂，學生們的態度是端莊而嚴肅的，好像對他的話一無反應，於是把試驗著作了一個五條決定。

「喂，你們怕羞嗎，說呀，為什麼老是這樣呆若木鷄的，什麼有什麼意思，現在限你十分鐘，那不知道的情況，各答出來，否則每人一巴掌，心，命令，是出了，但結果還不是使他失望，這樣他不得不撒腿走到門外左邊的，第一，學生面前，伸手，一他命令地喊，接着用教鞭打下去，但那些學生一發怒了，馬上又是一撥，他在這位同學的背上，並且威逼地說：「快講，」被打的學生遭了痛

辛，嗚嗚地哭了，「王先生，」禮，本來是規規矩矩的態度，啊……

「好，禮，你已經答出，那麼，王老師得勝地與，查地說。

「義，你問你自己吧，為什麼，為什麼你無故地打人，這就是所謂正當的行為嗎，」

這樣辛辣的反問，其他同學們都覺到很有激，一時忍不住便全都笑了起來。

王老師感到這樣，失他自尊嚴了，於是馬上喘喘地把我兼弄在桌上，止住了笑聲，然後帶着怒氣走到另一同學的前面，指着他：「你

跪什麼叫做羞，」一，王老師長講先生說為什麼無故打人。

「什麼，什麼，」王老師听了這話更加發怒地反問這學生之儀，他高聲而激烈

說：「放屁，你敢和我辯論，簡直是反動的行為，你，不懂禮，」王老師的本，何至於被那打罵呢，這話像針一樣地刺痛

看王老師的心，他越止不住，心中的怒氣覺得自己的尊嚴已失尽了，於是他憤憤地叫着：「反了，反了，這樣的學生要了做什麼，你給我滾出去吧。」

全班的學生們看着他氣得臉皮發青，眼淚汪汪地立

着，他的心中強覺得憤怒，但也感到可笑，因為他的現在已懂得了王老師所講的極

其廉耻到底是什麼。

我們的把握，把，批判的力量，是出於對於現實深刻的認識與感受。



訪友

了凡

到了S城，第二天与沫去看朋友——子君。我那朋友曾在牛馬嶺的鞭架下，養過了三年，現在經營着一片小茶園，自食其力。忙碌的農作，剝奪了他自學的時間，但他還是繼續著一團向上的心，盼望得到友人的指導。我想起了他給我的那封信。

已門到了，走上子街，四十
四，四十五……門牌在輕便的
步履下迅速加上來，起伏着，我
驚喜的胸脯，一張陌生的臉，一
顆「曾相識」的心，將親切地
全見了。

當脚底踏住了我們記憶
中的門牌，向裡面望去，上首一
个熱氣騰騰的老虎灶噴着白
色粉々の蒸氣，一排小狹的門
面，伸展着不深的店屋，裡面擺
着几張古舊的方桌，不多的茶
桌，像珍貴的棋子，寂寞地坐綴
着。我問起子君在否，一个五十
多歲的老婦人匆忙跑過去答

話，臉上佈着張惶猜疑的神

色，深怕這兩個被老虎皮的

生人，會平空帶去不幸，急得

她第一句問：「你們找他，有

什麼事？」待一沒有什麼，我

們是朋友，來看他。」傳進

了她的耳膜，她才敢地鬆下

了驚悸的心，說：「裡邊坐」

順便泡過壺清茶。

我倆踏進了陰濕烏黑

的泥地。

隣座十几隻陌生的眼

睛，向我們閃着詭異的光，旁

邊立上几个中年人，伸出粗大

的手，遞過支烟，我們推辭了。

她像失望着猜疑，在我

對面坐下。

「子君，」我先開口。

「不在。」這話令我們

感到失望。

「那裡去了？」

「上海。」」似乎不確

確上海一地。

「去了多少時候，什麼

事？」我這樣問，她閉上眼

後未語，這話問得她胸刺心

的。

起初，有她虛靈的心，她

是安莫不下來，似乎除了「

我麻煩，」我們不會有什麼

接一代。

「祖上做什麼，」擬听着

「節中」隨後又補上一句：「給人看病。」

以下我們沒問她何時起
改了行，鬼子又怎麼去學生意，
或者是他父親死後，生活難受，
否則，家裡苦一點過得去，做娘
的誰願意給鬼子去做牛馬兼
的學徒？」

「他忙，」我問起多君底
生活來。

「早上起來，煮火，還有擦
桌，招待，」停下來，偷空上樓
去看書寫字。」

「生意還好，」免得埋，來
泥版，我問。

「店又小，支出又大，那裡
好得來，一天做六七十萬生意，
支出倒要五十幾萬，生活這麼
高，一天伙食要廿幾萬，還有茶
葉，柴，火，電，費，賣，雜，工，
費，祇夠糊口。」

「那三百萬，凡時要的，
」在這樣經濟情形中，我想起
起那沒有拿出的三百萬。

「現在湊不起呀，過年
了，人家肉呀，糖呀，亦起年貨
來，我家一點也沒買，那三百
萬湊出去才好呢，不湊出去，
鬼子不能回來安心過年。」

「噢，這日子多沒道理
啊，」我皺起眉憤懣地嘆息。

「可不是一天，」
「會有太平的一天。」

「好意思也，」我一句。
「上次還还好，出得四十
萬，那是派派時，這次是抓人
了，不肯放，子不松子抓到抓
不到，都要出那空多錢，」

她想起這事，不如上次吐吐
那沒有盡的隱痛。

「唔，已出過一次，」我
驚訝地問。

「四月裡早已出過一
次，」

「」

樣不出錢，我說正月裡還要
抽，有人說是廿三歲的一抽
希望第三次抽不到他的鬼
子。

「啊，咳，咳，咳，你們是
這樣變成廢物的臭虫。」

在談話間，那裡漸氣感
到飢餓，大概是午餓了，我們
立了起來……

「這裡吃便飯，這裡吃
便飯，」她殷切地留住了我
們。

「吃完飯，我們才道別了，
兩隻灰色的眼睛，雙眸地送
走我們，疑歐的她，說不與當
晚會做上一個可怕的夢。」

那佈滿皺紋的臉，那兩
枚憔悴的神情，嗚，那太平的
一天……拖着重重的步伐，我
我們踏向街心。

歡迎批評！投稿！
交換！介紹！

歡迎批評！投稿！

交換！介紹！



養女

署

別人做人牛人，
窮人做人一不像人，
三歲爸三地了我，
因地無人耕啦，
一家抵暖三我同媽，
餓餓的年頭真難過，
阿媽沒法，
把我賣於子一黑良心，
這真是活地獄呀！
一天三餐吃不飽，
挑水劈柴肉叫我做，
洗衣煮飯一刻也不許慢，
積痰力乏也要做，
手酸背痛也要做，
一些不討我頭發還要打，
還要罰錢一日肚，
還要罵罵，
——賤貨，懶骨頭，
少爺偷吃糖菜，
硬說我嘴巴饞，
——不是你偷那個偷？

立行，刺下破衣衫，
說要，刺皮新骨頭，……
今天！
明天！
傷痕，一數不清，
窮人怎活過呀！

志願兵

沈尔立

志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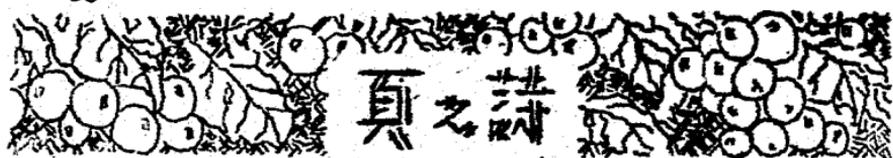
站在派出所的大門前，
他們二二二矮，
二二二矮，
二二二矮，

有的志着頭兒想，

有的仔若無事把領兒解開又扭上，
有的倚在牆壁上，手叉看喉嚨望太陽。

陽

從此不見了父母妻子兒女，
種田種不成，
做生意沒本錢，
苦性命換了幾個錢，



他們願的是
註一蒙老小活下去

老兵押着志願兵，
身披鞭撻勞三拍，
反送啊反送，

——為國為民的「志願兵」

物價 兩汶

別人說物價在漲，
我說物價在跌，
如若不相信，

現有事實為証，

食鹽三個銅板一斤，
猪肉每斤抵賣銅元十八枚，

這樣便宜的東西，
不是戰前也難買，
抵恨自己沒眼光，
為啥以前積存鈔票，

不買銅板？

物之交易最公平，
不講鈔票飛講米，
為的白米好充飢，

有了法幣反而餓肚皮，
現在却說小公務員，

每天收入有多少，
多的大概米六斤，

起碼還不到三斤米，
這還難道不便宜。

.....

人人說，

大鈔出籠，

物價又要波動，

其與

為了適應市面需要，

你言

五百萬，一百萬，

豈非值了五角一毫，

有什麼希奇，

也無庸連氣，

窮人不走已交了運，

那個不走為貴家財呀，
成了富翁.....

活

路

趙

隆

「鴨店王」每年收租時候，在那曹家庄的大台門口，終可以吓到這樣的叫聲。因為鴨店王的耳朵有點不大方便，所以佃戶來還租，就得這樣叫進去。接著裡面走出了一隊人馬，張花姑開倉門，鴨奶奶抱槍查穀子，拌着，咬着，如來着得這對路，於是輕描淡寫的說了聲：「不欠錢，沒有怨，明年可要好點嘍。」於是鴨店王提起紅彩來，如若打在一百斤的籠上，却說：「一九一五，」一旁边站着的那位真振小少爺，就應聲入了櫃子，穀子拍進倉，算了帳，手續就完了。有幾個佃戶還要駁駁駁，會問起一句：「兼賣少爺呢？」鴨店王沒有響，鴨奶奶却刺尖了聲音：「耐賭，念多步的人了，給你做個女婿，要不要？」佃戶尷尬地一笑，以後就沒有那一個入再拿河起這句話。

鴨奶奶是一個奩房，同聯合相罵的時候，最怕別人罵她。二婚頭，頭幾次人罵罵到這一句，她就找一個空隙撒道了，但到後來，想上了一個避河法子，一對着狗罵，就公敵了頭

髮，捲到人家的屋子裡去，而且耐噴又耐，又淫辣，隨地打滾哭喊。這樣一來，人家就有三分怕她，路上見了她，大家流聲：「爛污屎，來了一，就避些開，但她也有一个棘手，一天她的小雞少了一隻，就飽上了三，找前偷的，一爭開口，就相打起來，罵也罵不過，打也打不過，滾也滾不過，反而被三孤擔滾到她的家裡來，直到鴨店王出面，才功了出去。這一氣，可就要出在銀花身上，銀花正該做了一只碗，就拿起紅火，鎗刺在她手裡，她要哭，再聽不到水裡去泥，銀花嘴裡喊：「地方，」一旁人却不敢去幫一幫，高公公看不過去，才勸下來，後來他對旁人說：「口穢財不如積德，」一省了口，」一高公公忌諱叫做：「積財不如積德，」一高公公嘆了口氣，「終算我這世做了件惡事，几年前頭，唯民路過村莊，放下了這個姑娘，還是對功鴨店王養下來的，」一話，三話，四話，耐不如積德這句話，」一大家不，只好苦笑了。

去年收租市，多上一位茶貴，少奶媽了，也
當時候代銀花，細々舍河門，有時候還情真，張
大奶子，——佃戶們沒有問他，他並不
在，曉得已到上海，幹差使去了。

今年茶貴，少奶媽，將落月，但還是挺着
肚子，滾滾水，滾滾水，時時人也，草道，旁人看到
她，背後嘆一口氣，「茶貴，那裡配得上。」
日子一多，有時也會上去，問長問短。

「茶貴少奶媽，你人比以前瘦了，」他定
度，「胃官。」
「自己身子要緊啊，做過場，是難做的。」

「……」
她不作聲音，却跟紅地，低下頭去了。看
見奶媽，攙着真茶，擔果回來，就低着頭，匆匆
提著水桶，逃去了。

「真茶，你的謀計真好，一出門，就是半天
忙不得，你爹說她是，不遊魂鬼……唔，真茶，
好，好，明明還要給你買糖吃。」自己，有，有，心
病，最怕人，家，排，名，譽，奶媽，對，真茶，說，過，又，對，人
家，說，又，說，真茶，逃，去了。

吃飯的時候，少奶媽，多，找，了一，塊，火腿，真

樣，就，在，廟，了，飯，碗，不，吃，飯，了，奶媽，少奶
媽，的，臉，孔，把，一，只，筷子，攪，在，真，茶，的，面，前，
日子，也，唯，唯，了，你，又，不，叫，真茶，來，吃，飯，那，個
茶，可，嘴，腳，懶，懶，變，道，了，現在，的，湯，湯，真茶
難，於，要，拿，就，拿，才，去，估，便宜，……真茶，味，了
看，々，換，好，聲，一，聲，也，不，響，少奶媽，味，了，真
真茶，々，地，吞，着，飯，眼，淚，盡，在，飯，碗，裡。

「銀花，快些，先收，只碗，去洗，」真茶，說，
些，些，快些，快些，「銀花，你，々，地，站，在，旁，邊，等
奶媽，說，到，只，碗，一，个，快些，快些，才，明白，這，可
難，就，不，木，々，地，收，了，些，碗，下，灶，去，洗，了。

「真茶，懶，于，要，知，要，快，這，是，真，茶，真
真，真，聰明，要吃，東，東，圓，差，不，是，……」

「……」
真茶，銀花，又，走到，少奶媽，的，房，間，裡，看
見，她，的，桌，上，擺，着，一，張，寫，了，字，的，信，真茶，人
却，伏，在，桌，子，裡。

「少奶媽，你，怎，樣，收，？」銀花，輕，々，地，說
「沒有，什，麼，不，過，肚，裡，有，些，痛，……」
「我，給，你，搭，搭，少奶媽，你，也，可，以，同，他
的，評，理，道，理，自己，真，在，心，裡，氣，壞，了，自己，的
身，體，又，何，苦，呢。」

「銀花，……這，是，命，裡，註，定，的，我，真，這

奶忙著事上放厥候沒空來花不帶他。

康健只有銀花陪著睡著的少奶奶和小
娃。銀花看少奶奶的人瘦得慌，天天痛苦
地喘著，她死有時喘裡叫著「媽媽」所以越
加真心著她的身体。少奶奶睡去的時候，銀花
坐著寬得過身，還有些痛，房裡越冷靜，越使她
想起那山天南的事情。

「少爺，天地良心，」少奶奶身體這樣
瘦下去，店王奶又是無心腸，少爺，你是個明
亮人，你要体貼她些。」銀花看少奶奶下沒有
人，就勇敢地对榮貴說了一句，但榮貴却吼
了一聲，「店王都不說，到要你来教訓，」就沒
命地打了她一頓……

銀花想起這事情，想起了少奶奶的身体
想患了有病的身体，看少奶奶還沒有消去的烏青
……一陣小娃的叫聲，引起她想到了台界
的拳娘不知在啥地方，死著還是活著，十來年
了，她還記得著她娘放下她時的時候對她說，「
不是你多壞，有心要放下，不帶你，實在這今年
口……」

正想著，忽然榮貴闖了進來，到了床面前
說：「身体怎樣，人瘦了，几時好走起來。」
你有沒有錢，給拾一些，楊老四瘦了，他又
來討了，爹，這個人，你是知道了的。」少奶奶

眼睛張了一張，又聚在地前住了，沒有回答，
他看了看銀花，就火了起來，「人來這死，
你還高興了，裝死的，你吓到嗎，倒拿出來，
指也好的，我又不會少了你。」說著，呼了
小娃的叫聲，就將她抱了起來，低低說了
幾句，小娃就「又慢」地下去，失望地到全
了。

一天，少奶奶對銀花說道：「銀花，我曉
得我要作病了，你去問店王講一講，叫他去
接我，哥哥來看我。」銀花心裡雖過，因為
她正叫得奶死，說「人來生了兒子，二三天
就走走來，來來，先養了，榮貴兩夫妻，你媽
的氣，就得起出去……」這些話，她不敢對少
奶奶說一句，但是一想，就心裡著起來。

店王在裡明白，也曉得少奶奶的體
是少奶奶，听了銀花提到少奶奶，要叫他去接
哥哥，心裡想著，「她拿換去是死了，這位置
門是到是了無賴漢子，替得來，不是事情，
應得先做算。」於是叫了小福來，連
叫了「陳鉄口」來，起「家宅」忙了一大
堆。

第二天一早，人家就看見奶奶，從平
要脫回來，路上對著沒有同他，討這相為的

八叔七叔，少奶七叔，真真那睡不着，八叔七叔，你看这鬼神差着好不好，八叔七叔，我真急得只好用着这鬼差着了呵。

一个黄包，银花每每地跑进少奶的房，问说：「少奶，你真有一封信，在王已经拆过了，不知有啥事情。」一面地连忙点起灯来，拿信给少奶。

灯光照见了少奶的惨白的脸孔，她用手擦着眼睛，看了看银花的脸，伸出手来把信接去了，好久才对银花说：「没有什麼，就叫我到上海去玩，给我找事情做……」

银花脸上流露了光彩，鼓着勇气对少奶说：「少奶，我想到了一——」

「想到什麼？」

「走出去，到上海去。」

「不，等休病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你前我僕也好的。」

少奶向着银花又看了一遍，银花却挂着她下去，「表哥少爺全给你找事情做，我花他服程着了去上，終容易吧，少奶？」

「唔，银花，可是我这了病，已经不会好

「全好的。」

「银花，世界上没有要救活的人，还是死了来得好些……我要去陪她去了。」

「人家不要我陪活，我的偏要出去寻活路，少奶，你心裡不要难过，你病一天不好，我就陪着你一天……我已经想了好多时候想着走出去——我的心裡实在忍不住了，我要给人家看看，银花也有出头的日子，少奶，等你来病好就出去。」

「银花，我何尝真的不想活，我好死不如恶活，如一个人没有到死的时候，还想法活一口，不过已经太迟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只好比一朵海棠花，已经在秋雨裡，被风吹了，只好比花瓣了……」

「少奶，我们不会来不，只要来病好起来。」

「银花，——」这声音在夜裡迴响，一阵风，把昏暗的油灯吹灭了，银花也住了，少奶的瘦得瘦了，瘦得瘦了，瘦得瘦了，天上还留着一朵紫色的云彩，觉得眼睛有些湿……

「一弯眉眉黑着的（下幕）」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八月

KBC
IG
55